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宋文鑑卷一百十八

宋　呂祖謙　編

書

上梅直講書

蘇　軾

軾每讀詩至鴟鴞讀書至君奭常竊悲周公之不遇及觀史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聲不絶顔淵仲由之徒相與問答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

邪吾何為於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冨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冨貴而夫子之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與樂乎此矣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為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

之遊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為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為對偶聲律之文求斗升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羣至于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誠不自意獲在第二既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為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為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非左右為之先容非親舊為之請屬而嚮之十餘年間聞其

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為知已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為其徒則亦足恃矣苟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嘆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然而不怒其文章寛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

上韓魏公論場務書

蘇軾

軾得從宦於西嘗以為當今制置西事其大者未便非痛整齊之其勢不足以久安未可以隨敝而枉隨壞而補也然而其事宏濶浩汗非可以倉卒輕言者今之所論特欲救一時之急解朝夕之患耳往者寶元以前秦人之富彊可知也中户不可以畆計而計以頃上户不可以頃計而計以賦耕於野者不願為公侯藏於民家者多於府庫也然而一經元昊之變氷消火燎十不存三四今之所謂富民者嚮之僕隸也今之所謂蓄聚者

嚮之殘棄也然而不知昊賊之遺種其將永世而臣伏邪其亦有而不臣也以向之民力堅完百倍而不能支以今之傷殘之餘而能辨者軾所不識也夫平安無事之時不務多方優裕其民使其氣力渾厚足以勝任縣官權時一切之政而欲一旦納之於患難軾恐外憂未去而内憂乘之也鳳翔京兆此兩郡首陝西之橐槖也今使有變則緣邊被兵之郡知戰守而已戰而無食則困北守而無財則散使戰不北守不散其權固在此兩

郡也軾官於鳳翔見民之所最畏者莫若衙前之役自其家之甕盎釜甑以上計之長役及十千鄉戶及二十千皆占役一分所謂一分者名為麋錢十千可辦而其實者皆十五六千至二十千而多者至不可勝計也科役之法雖始於上戶然至於不足則遞取其次最下至於家貲及二百千者於法皆可科自近歲以來凡科者鮮有能大過二百千者也夫為王民自甕盎釜甑以上計之而不能滿二百千則何以為民今也及二百千則

不能滿民之窮困亦可知矣然而縣官之事歲以二千四百分為計所謂優輕而可以償其勞者不能六百分而捕獲彊惡者願入焉擿廢贓奬者願入焉是二千四百分者衙前之所獨入而六百分者未能純被於衙前也民之窮困又可知也今之最便惟重難日損優輕日增則民尚可以生此軾之所為區區議以官榷與民也其詳固已具於府之所録以聞者從軾之説而盡以予民夫錢之以貫計者軾甞粗較之歲不過二萬失之於

酒課而償之於稅緍是二萬者未得其全失也就使為全失二萬均多補少要以共足此一轉運使之所辦也如使民日益困窮而無告異日無以待倉卒意外之患則雖復歲得千萬無益於敗此賢將帥之所畏也軾以為陛下新御宇內方求所以為千萬年之計者必不肯以一轉運使之所能辦而易賢將帥之所畏況於相公才略冠世不牽於俗人之論乃者變易茶法至今以為不便者十人而九相公尚不顧行之益堅今此事至小

一言可決去歲赦書使官自買木關中之民始知有生意嚮非相公果斷而力行必且下三司三司固不許幸而許必且下本路本路下諸郡或以為可或以為不可然後監司類聚其説而參酌之比復於朝廷固已朞歲矣其行不行又未可知也如此而民何望乎方今山陵事起日費千金軾乃於此時議以官榷與民其為迂濶取笑可知矣然竊以為古人之所以大過人者惟能於擾攘急迫之中行寛大閒暇久長之政此天下所以不

測而大服也朝廷自數十年以來取之無術用之無度是以民日困官日貧一旦有大故則政出一切不復有所擇此從來不革之過今日之所宜深懲而永慮也山陵之功不過歲終一切之政當訖而罷明年之春則陛下逾年即位改元之歲將首行五道以風天下及今使郡吏議之減定其數當復以聞則言之今其時矣伏惟相公留意千萬幸甚

上文侍中論榷鹽書

蘇軾

當今天下勲徳俱高為主上所倚信望實兼隆為士民所責望受恩三世宜與社稷同憂皆無如明公者今雖在外事有闗於安危而非職之所憂者猶當盡力爭之而況其事闗本職而憂及生民者乎竊意明公必已言之而人不知若猶未也則願効其愚頃者三司使章敦建言乞榷河北京東鹽朝廷遣使按視召周革入覲已有成議矣敦之言曰河北與陝西皆為邉防而河北獨不榷鹽此祖宗一時之誤恩也軾以為陝西之鹽與京

東河北不同解池廣袤不過數十里既不可捐以予民
而官亦易以籠取青鹽至自虜中有可禁止之道然猶
法存而實不行城門之外公食青鹽今東北循海皆鹽
也其欲籠而取之正與淮南兩浙無異軾在餘杭時見
兩浙之民以沉鹽得罪者一歲至萬七千人而莫能止
姦民以兵仗護送吏士不敢近者常以數百人為輩特
不為他盜故上下通知而不以聞耳東北之人悍於淮
浙遠甚平居椎剽之姦常甲於它路一旦榷鹽則其禍

未易以一二數也由此觀之祖宗以來獨不榷河北鹽者正事之適宜耳何名為誤哉且榷鹽雖有故事然要以為非王政也陝西淮浙既未能罷又欲使京東河北隨之此猶患風痺人曰吾左臂既折矣右臂何為獨完則以酒色伐之可乎今議者曰吾之法與淮浙不同淮浙之民所以不免於私販而竈戶所以不免於私賣者以官之買價賤而賣價貴耳今吾賤買而賤賣借如每斤官以三錢得之則以四錢出之鹽商私買於竈戶利

其賤耳賤不能醎三錢竈戶均為得三錢也寧以予官乎將以予私商而犯法乎此必不犯之道也此無異於兒童之見東海皆鹽也茍民力之所及未有捨而不煎煎而不賣者也而近歲官錢常若窘迫遇其急時百用橫生以有限之錢買無窮之鹽竈戶有朝夕薪米之憂而官錢在朞月之後則其利必歸於私販無疑也食之於鹽非若飢之於五穀也五穀之乏至於節口并日而況鹽乎故私販法重而官鹽貴則民之貧而懦者或不

食鹽往在浙中見山谷之人有數日食無鹽者今將榷之東北之俗必不如往日之嗜鹹也而望課之不虧踈矣且淮浙官鹽本輕而利重雖有積滯官未病也今以三錢為本一錢為利自祿吏購貲修築敖庾之外矣獲無幾矣一有積滯不行官之所喪可勝計哉失民而得財明者不為況民財兩失者乎且禍莫大於作始作俑之漸至於用人今兩路未有鹽禁也故變之難遣使會議經年而未果自古作事欲速而不取衆議未有如今

日者也然猶持久如此以明作始之難也今既已榷之矣則他日國用不足添價賣賣有司以為熟事行半紙文書而決矣且明公能必其不添乎非獨明公不能也令之執政能自必乎苟不可必則兩路之禍自今日始夫東北之蠶衣被天下蠶不可無鹽而議者輕欲奪之是病天下也明公可不深哀而速救之歟或者以為朝廷既有成議矣雖爭之必不從竊以為不然乃者手實造簿方赫然行法之際軾嘗論其不可以告今太原韓

公公時在政府莫之行也而手實卒罷民頼以少安凡今執政所欲必行者青苖助役市易保甲而已其它猶可以庶幾萬一或者又以為明公將老矣若猶有所争則其請老也難此又軾之所不識也使明公之言幸而聽屈已少留以全兩路之民何所不可不幸而不聽是議不中意其於退也尤易矣願少留意軾一郡守也猶以為職之所當憂而冐聞於左右明公其得已乎干瀆威重俯伏待罪而已

黄州上文潞公書　　蘇軾

承以元功正位兵府備物典册首冠三公雖曾孫之遇絶口不言而金縢之書因事自顯真古今之異事聖朝之光華也有自京師來轉示所賜書教一通行草爛然使破甑㪚帚復增九鼎之重軾始得罪倉皇出獄死生未分六親不相保然私心所念不暇及他但顧平生所存名義至重不知今日所犯為已見絶於聖賢不得復為君子抑雖有罪不可赦而猶可改也伏念五六日至

于旬時終莫能決輒復彊顏忍恥飾鄙陋之詞道疇昔之眷以卜於左右遜辱還答恩禮有加豈非察其無他而恕其不及亦如聖天子所以貸而不殺之意乎伏讀洒然知其不肖之軀未死之間猶可洗濯磨治復入於道德之場追申徒而謝子產也軾始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相隨其餘守舍皆婦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文書州郡望風遣吏發卒圍船搜取老幼幾怖死既去婦女恚罵曰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

如此悉取燒之比事定重復尋理十亡其七八矣到黄州無所用心輙復覃思於易論語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先子之學作易傳九卷又自以意作論語說五卷窮苦多難壽命不可期恐此書一旦復淪没不傳意欲寫數本留人間念新以文字得罪人必以為凶衰不祥之書莫肯收藏又自非一代偉人不足託以必傳者莫若獻之明公而易傳文多未有力裝寫獨致論語說五卷公退閒暇一為讀之就使無足取亦足見其窮不忘

道老而能學也軾在徐州時見諸郡盜賊為患而察其人多凶俠不遜因以饑饉恐其憂不止於竊攘剽殺也輙草具其事上之會有旨移湖州而止家所藏書既多亡軼而此書本以為故紙糊籠篋獨得不燒籠破見之不覺恍然如夢中事輙録其本以獻軾廢遂至此豈敢復言天下事但惜此事粗有益於世既不復施猶欲公知之此則宿昔之心掃除未盡者也公一讀訖即燒之而已黄州食物賤風土稍可安既未得去去亦無所歸

必老於此拜見無期臨紙於邑惟冀以時為國自重

與章子厚書　　蘇軾

春初得書尋遞中裁謝不審得達否比日機務之暇起居萬福軾蒙恩如昨顧以罪廢之餘人所鄙惡雖公不見棄亦不欲頻通姓名今茲復陳區區誠義有不可已者軾在徐州日聞沂州丞縣界有賊何九郎者謀欲劫利國監又有闞温秦平者皆猾賊往來沂兗間欲使人緝捕無可使者聞沂州葛墟村有桂棐雖小人而篤於

兄弟欲為岳洗雪而無由竊意其人可使因令本州支使孟易呼至郡喻使自効以刷門戶垢汙茍有成績當為奏乞放免其弟棐願盡力因出帖付與不逾月軾移湖州棐相送出境云公更留兩月棐必有以自効今已去柰何軾語棐但盡力不可以自軾去而廢也茍有所獲當遠以相報不以遠近所在仍為奏乞如前約也是歲七月二十七日棐使人至湖州見報云已告捕獲妖賊郭先生等及得徐州孔目官以下狀申告捕妖賊事

如棐言不謬軾方欲具始末奏陳棐所以盡力者為其弟也乞勘會其弟岳所犯是與李逢往還本不與其謀者乞賜放免以勸有功草具未上而軾就逮赴詔獄遂不果發今者棐又遣人至英州見報云郭先生等皆已訊治得實行法久矣蒙恩授殿直因録其告捕始末相示原棐之意所以孜孜於軾者凡為其弟以曩言見望也軾固不可以復有言也雖復念愚夫小子以一言感發猶能奮身不顧以遂其言而軾乃以罪廢之故不為

一言以負其初心獨不愧乎且其弟岳亦豪健絶人者也徐沂間人勢勇如棐岳類甚衆若不收拾驅使令捕賊即作賊耳謂宜因事勸奬使皆歆艷捕告之利懲創為盜之禍庶幾少變其俗令棐必在京師參班公可自以意召問其始末情為一言放免其弟岳或與一名目牙校鎮將之類付京東監司驅使緝捕其才用當復過於棐也此事至微末公執政大臣豈復治此但棐於軾本非所部吏民而能自効者以軾為不食言也今既不

可言於朝廷又不一言於公是終不言矣以此愧於心不能自已可不在公獨願秘其事毋使軾重得罪也徐州南北襟要自昔用武之地而利國監去州七十里土豪百餘家金帛山積三十六治器械所産而兵衛微寡不幸有猾賊千許人一呼其間吏兵皆棄而走耳散其金帛以嘯召無賴烏合之衆可一日得也軾在郡時常令三十六治每戶點集治夫數十人持刼槍及每月兩衙於知監之庭以示有備而已此地蓋常為京東豪猾

之所擬公所宜知因桂棐事輒復及之秋冷伏冀為國自重

與李方叔書　蘇軾

屢獲來教因循不一裁答悚息不已比日履茲秋暑起居佳勝録示子駿行狀及數詩辭意整暇有加於前得之極喜慰累書見責以不相薦引讀之甚愧然其說不可不盡君子之知人務相勉於道不務相引於利也足下之文過人處不少如李氏墓表久子駿行狀之類筆

勢翩翩有可以追古作者之道至若前所示兵鑑則讀之終篇莫知所謂意者足下未甚有得於中而張其外者不然則老病昏惑不識其趣也以此私意猶冀足下積學不倦落其華而成其實深願足下為禮義君子不願足下豐於財而廉於德也若進退之際不甚慎靜則於定命不能有毫髮增益而於道德有丘山之損矣古之君子貴賤相因先後相援固多矣軾非敢廢此道平生相知心所謂賢者則於稠人中譽之或因其言以考

其實實至則名隨之名不可掩其自為世用理勢固然非力致也陳履常居都下逾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一見終不可得中丞傅欽之侍郎孫莘老薦之軾亦挂名其間會朝廷多知履常者故得一官軾孤立言輕未嘗獨薦人也爵禄乃人主所專宰相猶不敢必而欲責於軾可乎東漢處士私相謚非古也殆似丘明為素臣當得罪於孔門矣孟生貞曜蓋亦蹈襲流弊不足法而況近相名字者乎甚不願足下此等也軾於足

下非愛之深期之遠定不及此猶能察其意否近秦少游有書來亦論足下近文益奇明主求人如不及豈有終汨沒之理足下但信道自守當不求自至若不深自重恐喪失所有言切而盡臨紙悚息未即會見千萬保愛近夜眼昏不一不一

上樞密韓太尉書　　蘇轍

轍生好為文思之至深以為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今觀其文章寛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遊故其文疎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為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髙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没故決然捨去求

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遊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

其大雖多而何為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黄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為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矣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禄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閒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為政太尉苟以為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宋文鑑卷一百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宋文鑑卷一百十九
二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楊遐齡

宋文鑑卷一百十九

宋 呂祖謙 編

書

代韓愈答柳宗元示浩初序書　王令

相别闊久時得南方人道譽盛德甚相為慰快又聞得子厚文皆雄辯彊據源淵衍長世之名文者多矣未見如子厚古者也其間亦大有務辯而理屈趨文而背實

者然古之立言者未必皆不然亦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之一端也愈皆置之近有傳送浩初序者讀而駭之不知真子厚作否也雖然子厚素有之宜真子厚作然反覆讀之益駭而疑恐他人作然也不然子厚何見禍太甚邪來序稱浮屠誠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其性情奭然不與孔子異道雖聖人復生不得而斥也子厚亦不思哉夫易自乾坤以及未濟皆人道之始終賢聖君子之出處事業至於次第配類莫不倫理故孔子原

聖人作卦之因是也其中則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主器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其下則曰漸女歸待男行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而皆不若浮屠棄絶君臣拂滅父子斷除夫婦之說論語二十篇大率不過弟子問仁問政問忠之類爾于鬼神與死之類則皆

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又非若浮屠氏夸誕牽合於以塗瞽天下而云也不識子厚謂與易論語合者何哉借如其中萬一偶禍吾聖人之言則君子者遂不思其患而好學邪是猶赦桀跖之誅以耳聞而目見有類夫堯也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況又去夫婦父子而無萬一於周公之美者且子厚謂愈所好者迹也而不知其石中有玉不知子厚之學果中與迹異邪夫然子厚心仁義而

手拔劒以逐父兄謂其為迹則亦可邪子厚亦悪愈斥浮屠以夷反為之說曰將反盜跖惡來而賤季札由余也嗚呼子厚又不思哉昔者孔子作春秋諸侯用夷禮者則夷之若杞侯稱子是也若愈不得斥浮屠以夷則孔子不得斥杞子以迹而不思其中也聖如孔子者其取舍猶不免子厚之過邪又不知子厚謂季札由余者皆若浮屠之拂君臣父子邪不然則不也愈嘗探佛之說以擬議前世盛德者而皆無一得也若堯舜孔子者

皆佛之甚有罪者也以智者觀之不知堯舜孔子果當然邪佛實也自孔子死千數百歲獨孟子卓然獨立今讀其書則教人興利驅除龍蛇殺牛牲犬豕以養老祭祀爾其大不與佛合者則若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以堯舜之智不徧愛物急先務也以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以是言之是孟子又異佛之而得罪也甚矣且不知子厚之讀堯舜孔孟之

書也將讀而盡信之邪抑徒取其一二而棄其十百也
不則孔佛不相為容亦已較然何獨子厚能容之也愈
嘗觀士之不蹈道者一失於君則轉而之山林麋鹿
終死而不悔乃至有負石而自沉者以君子觀之是皆
薄於中而急於外者矣惜乎何至是哉今子厚雖不幸
擯棄於朝乃至不自能寬存以至於陷夷狄而不悔也
薄於中而急於外在盛德者雖不當然然智者觀之不
得無過也以求其不愛官不能爭樂山水而嗜安閑者

則浩初之心尚可安於麋鹿也必溺於虚髙之言而遺於人倫之大端其比於負石而沉河者孰得哉愈嘗笑今人之謂有智者為毁釋氏釋氏非毁之也譬之器然㫖嘗完而暴鑠之謂為毁也可矣其從來不為器者是自然爾豈人毁之邪此皆不知道者之言也自釋氏之説入中國流千數百年其徒樹其説而枝葉者衆矣烏知其有不取此以假彼者邪况又玩其説者常名儒也孟子謂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豈無盡意邪正謂是也

使佛之禍福可求其言可信其教等於堯舜孔子而或上之則君子者先衆民而學其行之矣伐彼善而固為我異愈肯自為之邪雖然子厚猶謂愈為之也子曰道不遠人為釋氏者竟不遠人邪謂為聖人不得斥者果信然哉石中之玉信何如也

上邵不疑書

王令

富貴矣何求而不得哉窮南之珠極西之玉山海之犀象蜀里之錦楚南荆北之材天下之珠也然皆水斷陸

絕去其人嘗千萬有餘里然一日欲之則無不如意而至前何其甚易如出於左右然哉能不愛珍幣重寶以易之則其得如取耳故曰富貴矣何求而不得哉唯其不可得者士也士則有窮而無求不可以貨取也賤而不屈不可以勢動也行義以達死不可以力脅也世雖有富貴假有求而欲得之非其義也非其道也則其人亦枉邪世之藏珠玉象犀而衣錦以居荆楚之材者多矣富貴者皆是也而素完之人信篤之士不幸而世不

欲之假有欲之而可從者誰也斯語不敢講於人久矣嘗聞閤下其所好惡為與不為殆有異於世富貴者而今雖不肖竊有意於古之士願學之而昔者有一日之幸而閤下以令有姊以貧而不嫁過時將金帶而資之時適無可親者則止矣世之人靡靡方以竊祿從事而閤下乃獨恤人之孤世之方思得其所無而閤下乃散其所有以具之甚賤才謀不足以裨左右之長譽說不足以取當世之重不識閤下是誠何求哉信亦與長世

之興也故令且將終其所賜以實閤下之德焉夫高郵小地是以勢不能分高以借人力不能舉重以與士也亦明矣而一時之人勢力出閤下者猶衆然不之彼而之此去有餘而就不足以求之良以閤下之所好惡而為與不為者與世之富貴者異也異日閤下嘗有以賜之而令辭不從令則謁之而閤下之所得士自信如此難有也

與趙大觀書

張　戴

載啟不造誨席逾年仰懷溫諭三反朝夕仲冬漸寒恭惟使職公餘寢興百順辱書惠顧欽佩加鄉兼聆被旨邊幹行李勤止載抱愚守迷未厭山僻修慝免過弗能固無暇撰述空自言暴鄙謬竊嘗病孔孟既沒諸儒囂然不知反約窮源勇於苟作持不迫之資而急知後世明者一覽如見肺肝然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且創文其奬黙養吾誠所患日久不足而未果它為也辱問及之不識明賢謂之然否更賜提耳幸甚未由前拜恭惟尊

所聞力所逮淑愛自厚以需大者之來不勝切切

與呂微仲書　張載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亦出莊說之流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為妄見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捨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者惑者指游魂為變為輪回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生死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悟則有命有義均死生

一天人推知晝夜道陰陽體之不二自其訛熾傳中國儒者未容規聖學門牆已為引取淪胥其間指為大道乃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事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偽下無學以稽

其弊自古淫詖邪遁之詞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向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來簡見發狂言當爲浩歎所恨不如佛氏之著明也更冀開諭傾俟

答橫渠張子厚先生書　　程顥

承教諭以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此賢者慮之熟矣尚何俟小子之言然嘗思之矣敢貢其說於左右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

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絶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旣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

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一作物）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子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

烏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内者為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心之精微口不能宣加之素拙於文辭又吏事怱怱未能精慮當否佇報然舉大要亦當近之矣道近求遠古人所非惟聰明裁之

答人示奏草書　　程頤

辱示奏藁足以見仁人君子愛民之心深切如此欽服欽服子弟當勉公以速且堅何可已也然於愚意有未安者敢布左右覬公之意專以畏亂為主順欲公以愛民為先力言百姓饑且死丐朝廷哀憐因懼將為寇亂可也不惟告君之體當如是事勢亦宜爾公方求財以活人祈之以仁愛則當輕財而重民懼之以利害則將恃財以自保古之時得兵民則得天下財散則人聚後世苟私利於目前以兵制民以財聚衆聚財者能守保

民者為迂秦漢而下莫不然也竊慮廟堂諸賢未能免此惟當以誠意感動覬其有不忍之心而已淺見無取惟公裁之

答朱長文書　程頤

相去之遠未知何日復為會合人事固難前期也中前奉書以足下心虛氣損奉勸勿多作詩文而見答之辭乃曰為學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羣言之是非欲其心通而默識之固未能也又曰使後人見之猶庶幾曰不

忘乎善也苟不如是誠懼沒而無聞焉此為學之末宜兄之見責也使吾日聞夫子之道而忘乎此豈不善哉此疑未得為至當之言也頗於朋友間其問不切者未嘗輒語也以足下處疾罕與人接渴聞議論之益故因此可論而為吾弟盡其說庶幾有小補也向之云無多為文與詩者非止為傷心氣也直以不當輕作爾聖賢之言不得已也盖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

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為先平生所為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亦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詩之盛莫如唐唐人善論文莫如韓愈愈之所稱獨髙李杜二子之詩存者千篇皆吾弟所見也可考而知矣苟足下所作皆合於道足以輔翼聖人為教於後乃聖賢事業何得為學之末乎顧何敢以此奉責又言

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人能為合道之文者知道者也在知道者所以為文之心乃非區區懼其無聞於後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而已此乃世人之私心也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疾沒世無善可稱云爾非謂疾無名也名者可以厲中人君子所存非所汲汲又云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羣言之是非欲其心通默識固未能也夫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揆之以道則是非了然不待精思

而後見也學者當以道為本心不通於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智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臨紙遽書一下有不復思故言無次序一下有多注繹四字辭過煩矣理或未安改勿訝五字却請示下足以代面話

謝人求哀辭書　林希

希白嘗聞君子無苟於人患其非情也昔孔子猶曰吾惡夫涕之無從而不脫驂而弔亦苟也希於某氏之埜

為非其故不得與執紼之後使為之辭其將何情以稱哀之無從小人所不敢為者何足以辱命

上林秀州書　　陳師道

宗周之制士見於大夫卿公介以厚其別詞以正其名贄以効其情儀以致其敬四者備矣謂之禮成士之相見如女之從人有願見之心而無自行之義必有紹介為之前焉所以別嫌而慎微也故曰介以厚其別名以舉事詞以導名名者先王所以定名分也名正則詞不

悖分定則民不犯故曰詞以正其名言不足以盡意名不可以過情又為之贄以成其終故授受焉介以通名儐以將命勤亦至矣然因人而後達也禮莫重於自盡故祭主於盥婚主於迎賓主於贄故曰贄以効其情誠發於心而喻于身達於容色故又有儀焉詞以三請贄以三獻三揖而升三拜而出禮煩則泰簡則野三者禮之中也故曰儀以致其敬盖以貴不陵賤下不援上謹其分守順于時命志不屈而身不辱以成其善當是之

世豈特士之自賢葢亦有禮爲之節也夫周之制禮其所爲防至矣及其晚世禮存而俗變猶自市而失身況於禮之亡乎自周之禮亡士知免者寡矣世無君子明禮以正之旣相循以爲常而史官又載其事故其弊習而不自知也師道鄙人也然有聞於南豐先生不敢不勉也先生謂師道曰子見林秀州乎曰未也先生曰行矣師道承命以來謹因先生而請焉詩文二卷敬以自效不敢以爲能也謹僂符命惟閤下賜之

與秦少游書

陳師道

辱書喻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豈侯嘗欺之邪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當從侯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贄為臣則不見於王公夫相見所以成禮而其弊必至於自鬻故先王謹其始以為之防而為士者世守焉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豈

以能守區區之禮乎若昧冒法義聞命走門則失其所以見招公又何取焉雖然有一於此幸公之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師道當御款段乘下澤候公於上東門外尚未晚也拳拳之懷願因疾以聞焉

上曾樞密書　陳師道

一去門屏十年有餘平常不為問非怠與外以謂無益而不為爾事有可言而復隱忍然後為辠則亦不敢夫天下之事非閣下所得與則非師道所當言其在右府

且憂之大者言之其亦可乎西邊用兵五六年矣遠戍之卒過期不還人情及期則有歸心況又過之而後未期乎以既動之心而前有死傷之虞内有羈旅暴露凍餒勞苦之害後有鄉邑親愛之念不亦危乎然莫敢違異者分定故也鳥窮則啄獸窮則𢹂此雖常言理有必至一人倡之和者必衆東向而潰何以禦之夫事有曲直人有違順直之在勝之所出何則人所順也一旦發難不過發内軍以擊之無故興師積年不解死傷之餘

思歸而潰而逆擊之則曲直有在竊恐潰者未至發者不為用也於是之時在廷之人肯為天下國家以身捍之者誰乎若其未有可不計此師道常所私憂竊歎者也古之守國本末並用故建德而阻險開封無丘山川澤之阻為四戰之地故太祖以兵為衛畿內常用十四萬人今軍衛多西戍山東城郭一空卒有盜賊乘間而作冒州縣殺吏民私貸財掠婦女火室廬乃其小者不幸而有姦雄出焉其成敗孰得居之憂之次也談者必

謂世方平寧兵不足虞人無姦雄有不足畏師道不更
遠引筆墨所載宜以慶歷以來耳目所及者明之爾恩
保兩州之亂慶之潰皆卒也王倫張海廖恩王冲皆盜
賊也可謂平世而無之乎熙寧中士才再發已自潰亂
於時師道在秦中聞亂兵所過羣小迎導恣其刼掠王
倫張海行半天下所至潰壞守令或走或降莫敢枝梧
至出衛軍用邊將而官軍所至甚於盜賊民至今謹之
從昔之亂皆有姦雄非爲時而生乃亂而後見平世伏

而不出遂以為無則過矣師道聞之景德咸平之間契丹歲入寇游騎至山東齊有外鎮曰莫塵起人避走南山夜渴乏既旦視溪谷有冰雪少年不食之且取以上衆起爭之有賈考出止其衆而坐之率少年十餘輩而下徧給坐者且曰饑則奈何孰從吾而取食於是願者數千人斬不為兵出屯鎮中乃盡閉其外戶日以酒豕犒從者夜則警扞旦暮餉山中三日而復家不失一物此與英彭何異而謂平世無之乎雖然軍消盜起一時

之禍所可慮者分也上之於下可生可殺可予可奪而無違者分也定則無所敢為亂則無所不為如水之防如薪之束如獸之穽檻其可失乎一失則不復斷不可續覆不可收損不可完物之理也此師道之所深憂者也談者必謂還戍則備闕寇來莫禦師不任其責師道又謂其不然也戍有常數令以拓土而增之爾去其增則常也尚何言往者延安兵非不多寇來不禦而僅自守故善戰而論將不論兵也夏人之來小則其常所慮

者其大舉爾然地方數千里外假隣阻非可一日具也師行千里謀以時月則孰不知之師者明其耳目而預為之備何憚其來且慮短於攻而不能久人自持糧後無餽運往事不過數日而我善守寇至勿戰聚兵於内而清其野内聚則寇不敢深外清則深而不害使進不得戰則阻退無所掠則困以元昊之彊數大入鏌破塞門金湯两城而已國雖大而貧兵雖多而散以元昊之戰勝而卒臣者猶數舉而困也況其弱乎且以中國之

盈大靈武之威猶不能再况於夷乎雖然築不已則兵不罷盍先已之乎若謂可矣制慮則漢取陰山匈奴近而慟哭開西城發兵事之故謂斷其右臂師道居東莫知今之可否但聞諸路競進日夜奏功而未聞西人舉國而爭則必非其所急也苟不能制其命則老師費財殺人盈野何所用之若謂且築且進漸據橫山然後可制其既數歲矣橫山安在邪若復數歲則諸將窮富極貴矣人情得所欲肯若出力蹈其所難乎則是橫山終

不可得徒爲將帥取富貴之資爾橫山天險也下臨平夏存亡所係虜必舉國爭之恐亦未易得也若謂今之所據即橫山也則師道問之有州在橫山之上南拒米脂三舍而近今延安奏功廣地四百里則宥在其腹然不云得宥州也則四百里之廣豈可信哉胡地惟靈夏如內郡他才可種蕎豆且多磧沙五月見青七月而霜歲纔一收爾銀州草惟柴胡蕭關之外有落藜與鹹杖以此知其不宜五種也使人可種安得人實之若不徙

民則募軍二者孰取焉若取乎内則空此以實彼舍易
而即艱何益且闢土益廣則去府益遠平常緩請急報
卒不相及河東之患麟府世所知也若今所據可以制
虜而不爭者非不敢乃不能爾虜雖蕞爾然元昊用之
以抗中國其地與民固自若也而今反不能爭其所急
者非錯其力以有待則無其人不則諸部不為用也若
是則其之憂有甚於前也今虜内弱外叛而皇師臨之
恐有乘危簒奪以為姦雄之資是復生一元昊也故師

道嘗謂虜既弱矣不復能抗中國宜稍存立使假威命以臨制部旅壓服姦豪使不得發奈何欲為之資乎今使諸道盡據横山而虜無姦雄乘時而起一切意如師道之憂則又甚矣趙文子曰茍非聖人孰能内外無患盍釋楚以為外懼乎夷狄之弱未有甚於今日者可不憂乎今三邊不戰士皆怯弱獨秦晉數與虜角猶可用秦故西人易東軍如兒女子而南事蠻西南事羌皆用秦卒以取勝若又不戰卒有外患何以禦之昔歲之元

昊智髙是也竊謂西人不可無也伏惟閤下股肱帝室師表萬邦直道正詞天下稱誦日有傳焉而獨此無聞豈未可以言乎言之今其時也昔安李兩公皆有意於此而各有失安失之鋭李失之緩故未及成功而以毀去蓋鋭者不須時緩者不及時時乎其可不知乎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而况山河之外翰墨之閒乎然以閤下英姿偉識則區區之愚不待言而了伏惟屬意焉

宋文鑑卷一百十九

宋文鑑卷一百二十

宋 呂祖謙 編

書

上蘇公書

陳師道

散從還辱書伏分經暑起居萬福師道奉親如昨惟方託芘賴復爾違闊不能不動念耳盖士方相從時莫知其樂及相别亦為難至其離居窮獨㸃㸃自守然後知

相從之樂相別之難也士方少時未来之日長視天下事意頗輕之亦易為別至其晚莫數更離合又以為難此盖志與年衰顧影惜日畏死而然耳謝太傅常謂中年以来一與親友別數日作惡謝公江海之士違世絶俗乃其常耳顧以別為難者豈酬於富貴而習於違順也耶由是觀之以別為難皆非士之正也士亦安能免此當以老為戒以富貴為畏耳承諭人須久而後知誠如来示知人固未易未易之中又有甚難范文正謂王

荆公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由今觀之豈特所短正以反置之耳古之所謂腹心之臣者以其同德也故武王曰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而荆公以巧智之士為腹心故王氏之得禍大也聞狙詐咸作使矣未聞託之心腹也夫君子無棄人巧智之士亦非可棄以為手足可也耳目且不可況腹心乎蓋勢在則欺之以為功勢同則奪之以自利勢去則背之以違害使之且難況同之乎無德而智以智營身而不及事智之所後不得不

欺以衛身也天下之事又豈巧者之所能乎士終始不相負非由義則畏義耳勢在而不負豈真不負耶未疾偏廢不害為生膏肓之潰弔之可也常竊悲之故謂知士當如范公用士當以王公為戒也不審閤下以為如何近見趙承議說得閤下書欲復伸理前所舉剡文廣獄事聞之未以為然竊謂閤下必不出此而愚慮所及亦不能忍者君子之於事以位為限居位而不言則不可去位而言則又不可其言之者義也其不言者亦義

也閤下前為潁州言之可也今為揚守而與潁事其亦可乎豈以昔嘗言之而不置耶此取勝之道也近歲士大夫類皆如此以為成言而非閤下之所當為也茍不公言而私請之又不如已也天下之事行之不中理使人不平者豈此一事閤下豈能盡爭之耶爭之豈能盡如人意耶徒使呫呫者以為多事耳嘗謂士大夫視天下不平之事不當懷不平之意平居憤憤切齒扼腕誠非為己一旦當事而發之如決江河其可禦耶必有過

甚覆溺之憂前日王荆公司馬温公是也夫言之以行義耳豈如馮婦攘臂下車取衆人之一快耶竊謂閤下必不出此而寧一陳之以効其愚耳秋益高惟爲朝重慎不勝區區

與石司理書　　張舜民

近呂主簿過訪蒙示長函大編副以手書發而詳讀其文采燦然是可喜其趣尚了然是可畏大凡人見悅目娱心之物固所喜及見其志趣特立不與流俗汎汎然

者寧不畏哉仍聞吾子方壯齒也茍有是心由是道雖使孔子見之必曰可畏況今人乎又念往昔嘗及見先大夫於闗陜間今又見古人之有子少年自立則其喜又可知也然刺其禮有如事貴味其言有如問能茲二者竊有疑焉設以我為貴乎茲繆矣如我之所居人莫不賤之匪特人之為賤亦嘗以自賤也茲固不足多曉惟是問能求益渠敢遽然聞命已來勿知攸濟嘗思之當少壯之時嘗為世俗之學矣亦為世俗之事矣苦形

勞心至于今日晚得賢之書參味先生長者之論乃知前日之用心者非也思欲改轍刬心變姓名入江海則齒脫髮禿形骸若是朝暮之人也用是自悼自咎自笑自罵繼之以涕淚悲泣而何及哉又念無言不讐之訓苟呂君覆將及門何以報之方日用隕穫反覆于心無可奈何尚有一話可以為下執獻者又皆蜀人之事昔予為童子居鄉閭從學者是時眉山任師中在幕府嘗聽師中講道事業乃云吾蜀大人自往已來多藝文而

少政事前輩登朝廷歷郡國有聞於人者為不少也求之吏事唯何聖從陳公弼二人而已小子不才敢出其後雖當時聞之師中且不知為何語也既年漸長遊京師求謁先達之門是時文忠歐陽公司馬温公王荆公為學者所共趣之每聽諸公之論於行義文史為多惟歐陽公多談吏事既久之不免有請大凡學者之見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為欲聞者今先生多教人以吏事所未喻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

大抵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官夷陵彼非人境也方壯年未厭學欲求史漢一觀公私無有也無以遣日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無為有以枉為直違法狥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且以夷陵荒遠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當時仰天誓心曰自爾遇事不敢忽也迨今三十餘年出入中外忝塵三事以此自將今日以人望我必為翰墨致身以我自觀亮是當時一言之報也自得是語至

今四紀未嘗一日去心是時穌明允先生父子間亦在焉嘗聞此語其後子瞻與人簿說亦必自任吏能或問之乃曰我處歐陽公陳公弼處學來然師中子瞻亦自負之語爾近歲舜民謫居夷陵得陳公弼修城記嘗以此事書其碑陰今又敢為下執獻夫君子學道也聞之有先後得之有淺深亦繫其根性利鈍唯兹政能在勉之而已少加意則可以得之孔子曰居之無倦非若道學之難也吾子少年有立何所不致所謂先立乎其大

者也兹事乃其緒餘爾偶因執筆不覺三隔幸亡以煮陋為忽非唯左右之為獻兼告之蘊在廷若兩蜀士君子

與張江東論事書　吳孝宗

昨日辱諭以欲敦遣王安國而有所不可者試為閤下評之竊以安國雖江西人而其父乃葬江東今之應進士諸科舉皆以墳墓為據使安國若江東應舉無有不可豈有可以應舉而不可以敦遣哉矧安國未嘗身居

江西其應舉則在淮南及開封府今縱使江西舉之亦不過按虛籍耳非安國身居江西其在江西應舉也閤下又謂近人多舉安國今更從而舉之則為詭隨且必取笑則又失之矣夫自昔稱賢如孟荀楊韓之屬前人已誦之矣而今人又從而誦之雖閤下亦曉夜與今人同誦也然未嘗見閤下以詭隨取笑為疑焉昔之賢乎其已死矣與人同誦而不疑及方今生在之賢則疑而不敢與人同舉則是閤下勇於誦死賢而怯於舉生賢

也人之好賢死生如一今誦死則勇而舉生則怯則是
凡謂賢者特利於死後而不利於生在時也特可俟其
死後論之以為美談而不可及其生在時舉之以為實
用也此何謂哉為閤下計者問安國賢不賢爾不當問
其曾有人舉也抑不知閤下謂安國果賢耶果不賢耶
不賢則閤下自不當議之如以為賢閤下之舉是舉賢
也夫舉賢則賢者盡喜既盡喜矣尚安有笑則笑者必
是不賢也茍得賢者喜矣尚何暇慮不賢者笑哉況賢

者喜則不賢者笑又理適然也古之人見一善則爭先為之惟恐在後未聞有慮取笑而止者如使善人每作一善必先慮不賢笑則僕恐善人有見善而不為者矣且安國之名其著者久非是近人未舉時天下不知及舉然後始知也然則安國之賢不發自近人而閣下又何以詭隨取笑為疑哉蓋前世舉賢未必出於一夫之口即見信而見用也必也甲既唱之乙從而和焉乙已和之而丙又從而唱焉併力舉之然後庶乎其人始見

信而見用也今則不然甲既唱而乙與丙曰吾恐詭隨
而取笑則賢者老死于巖穴之中而人主宰相有不開
不悟乎廟堂之上矣惟閣下裁之孝宗之於安國相愛
最厚閣下所知也而孝宗不以私黨自嫌者猶前志也
閣下之愛孝宗亦可謂深矣儻事有秋毫於不義而固
勸閣下使為之則孝宗之罪何誅惟明察焉

上張虞部書　　　　　　　豐稷

稷觀天下無可責之民或忠或善或邪或正或厚或薄

其風俗使然治得其情雖至惡可使遷善雖至薄可使歸厚治失其道則反是乃以民辭吁何辜邪近世猶可矜傷悼痛者莫如農力耕而食不足蠶而衣不足凡上之人少不加意為損不細竊求其端而嘗慕善治民者既師仰之而又稱誦之恨不得親見之向守官於亳則城父士民論議縣大夫更歷多矣能究民情恤民隱無如吾張公也聞閤下之名想閤下之風恨莫之見不圖天幸獲為屬吏今既遇嗣皇下憫農之詔深切丁寧求

其策於天下又遇閤下能究極民獘之淺深謹先託書以導志如閤下賜一席得論其大方亦可以盡心焉

與王觀復書

黃庭堅

蒲元禮來辱書勤懇千萬知在官雖勞勩無日不勤翰墨何慰如之即日初夏便有暑氣不審起居何如所送詩皆興寄高遠但詩生硬不諧律呂或詞氣不逮初造意時此病亦只是讀書未精博耳長袖善舞多錢善賈至語也南陽劉勰嘗論文章之難云意飜空而易奇文

徵實而難工此語亦是沈謝輩為儒林宗主時好作奇語故後生立論如此好作奇語自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觀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往年嘗請問東坡先生作文章之法東坡云但熟讀禮記檀弓當得之既而取檀弓二篇讀數百過然後知後世作文章不及古人之病如觀日月也文章蓋自建安以來好作奇語故其氣象苶然其病至今猶在唯

陳伯玉韓退之李習之近世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秦少遊乃無此病耳公所論杜子美詩亦未極其趣試更深思之若入蜀下峽年月則詩中自可見其曰九鑽巴巽火三蟄楚祠雷則往来兩川九年在夔府三年可知也恐更煩改定乃可入古適多病少安之餘賔客妄謂不肖有果歸之期日月到門疲於應接蒲元禮来告行草草具此世俗寒温禮數非公所望於不肖者故皆略之

答李推官書

張耒

南來多事又廢讀書昨送簡人還忽辱惠及所作病暑賦及雜詩等喟詠愛歎既有以起其竭涸之思而又喜世之學者比來稍稍追求古人之文章述作體製往往已有所到也耒不才少時喜為文詞與人遊又喜論文字謂之嗜好則可矣為能文則世自有人決不在我足下與耒平居飲酒笑語忘去屑屑而忽持大軸細書題官位姓名如卑賤之見尊貴此何為者豈妄以耒為知

文謬為恭敬若請教者乎欲持納而貪於愛玩勢不可得捨雖怛然不以自寧而既辱勤厚而不敢隱其所知於左右也足下之文可謂奇矣捐去文字常體力為瓌奇險怪務欲使人讀之如見數千歲前科斗鳥跡所記弦匏之歌鐘鼎之文也足下之所嗜者如此固無不善者抑耒之所聞所謂能文者豈謂其能奇哉能文者固不能以奇為主也夫文何為而設也知理者不能言世之能言者多矣而文者獨傳豈獨傳哉因其能文也而

言益工因其言工而理益明是以聖人貴之自六經以下至于諸子百氏騷人辨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為寓理之具也是故理勝者文不期工而工理愧者巧為粉澤而隙間百出此猶兩人持牒而訟直者操筆不待累累讀之如破竹橫斜反覆自中節目曲者雖使假詞於子貢問字於楊雄如列五味而不能調和食之於口無一可愜何況使人玩味之乎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夫不知為文者無所復道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

嘗有是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水順道而行滔滔汩汩日夜不止衝砥柱絶吕梁放於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為淪漣鼓為濤波激之為風飈怒之為雷霆蛟龍魚黿噴薄出没是水之奇變也而水初豈如此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虚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為奇之文也六經

之文莫竒於易莫簡於春秋夫豈以竒與簡為務哉勢
自然耳傳曰吉人之辭寡彼豈惡繁而好寡哉雖欲為
繁而不可得也自唐以来至今文人好竒者不一甚者
或為缺句斷章使脉理不屬又取古書訓詁希於見聞
者衣被而説合之或得其字不得其句不知其章反覆
咀嚼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足下之文雖不若此然
其意靡靡似主於竒矣故預為足下陳之顧無以僕之
言質俚而不省也

與陳瑩中書

陳師錫

奉別累月不敢作書為問而傾鄉之心食頃不忘李君至辱手書伏聞謫官東去裕如也繼衛守急足回又得所惠答喜聆起居冲勝甚以為慰蒙示日錄論及二編具悉公之忠義尊主之心天日可鑒然其言數齟齬者蓋公之言未能信於人也未信於人者以公之心於此事自未通徹耳敢以所聞奉浼儻以為然當有裨助所謂尊私史而壓宗廟者公特謂曾丞相為人所賣不當

進日錄以為國史之證也公知其為私史耳而不知其為誣偽之書也公熟閱之當盡見其誣偽之書也不知其為詆謗之書也公精考之當盡識其詆謗者昔嘗見葉致遠言荊公晚年自悔作此書臨終命門人焚之辨焚他書以紿公公殆卞闕縱橫撰造恣逞私意甚者至於因事記言為異日自便之計有知識者孰不欲辨明第以人微言薄不足以勝朋姦之凶焰故隱忍耳吾友奮不顧身挺然明此一大事豈特怯懦之人仰嘆不已

而宗廟之靈聖考在天之憤實有至於吾友也然吾友謂安石聖人也與伊尹同伴此何言之過也吾輩在學校時應舉覔官析字談經務求合於有司不得不從其說至於立朝行已則是是非非烏可私也春秋孔子之所作也先儒斷天下之事決天下之疑者春秋也安石廢而不用正君臣定名分春秋之法也安石治平中唱道之言曰道隆德駿雖天子北面而問焉與之迭為賓主夫天尊地卑不可易也明此南面堯之為君明此北

面舜之為臣自古未有君而北面者安石以性命道德
為説乃謂君可北面與臣迭賓主耶吾友謂安石神考
師也此何言之失也神考於熈寧間兩相安石首尾不
過九年逮元豐之親政安石屏棄金陵凡十載終身不
復召用而亦何甞師之有自古有天下之君未甞不守
祖宗之成憲明訓後世子孫妄為更張鮮不召亂豈有
掃蕩我祖宗之憲之訓遠取三代渺茫不可稽考之事
力行之者夏之時五子作歌則述大禹之戒曰皇祖有

訓商之時傅說之訓高宗亦曰監于先生成憲其永無愆周之時成王命蔡仲則曰率乃祖文王之彝訓是三代之君亦各述其祖宗訓戒如此安石乃盡取變亂之可乎吾友又曰安石有刬弊革故之功此何言之陋也祖宗之法行之幾百年累朝聖君賢臣不敢輕議道則愈久而愈通法則久而必弊因其弊而革之雖弊不窮仁皇之末適當因革之時而神考初政有為必有刬弊革故之臣苟得忠厚之人則祖宗之法尚可因弊革故

再親無窮不幸遇安石力掃痛蕩一切顛倒之當是之時士知其非民不從令安石乃以商鞅必行之心立賞罰以變天下之法横目之民但趨賞避罰安知長久之利害于今五十七年成敗可見風俗之醇醨於祖宗時如何廉耻之廢立於祖宗時如何人才之美惡於祖宗時如何民力之貧富於祖宗時如何今則元臣耆舊彫喪殆盡遺民父老在者幾希而上之人方且紹之述之愚恐更一二十年事窮力殫弊蠹百出土崩瓦解之勢

見而祖宗之舊制上下罔知雖欲紹復不可得也孤忠所以痛心疾首者此耳若謂剗弊革故之功非敢聞也吾友又謂安石有講解經義之能有作成人才之功此何言之蔽也安石之學本出於刑名度數性命道德之說實生於不足解經奥義皆原於鄭康成孔頴達旁取釋氏表而出之後學不考其本因受其欺耳吾友所論善則善矣而未盡也輙以此浼聞此事匪易辯更須熟考日録根本識其真偽乃可正此事矣至懇至懇吾友

方遷謫然居善地不足憂惱師錫緣編排舊疏早晚必
有行遣决無輕恕之理相見無期萬萬自愛李君遣人
附此書幸為祕之勿重期罪也

答李景夏書　　　　　　　　　　　鮑欽止

向辱書勤甚屬差考試山陽往反彌日到家未弛擔小
兒不幸親黨亦有哭泣忽忽無好懷受代不遠俗事日
加多故因循不得為報皇恐皇恐師文到官亦已暮年
靖共職事當不素食位無小大必行其志期於無媿而

已世之士大夫在下則甲其官曰此不足為也皆偃然自高不事事慕晋人恐不及至登用於上亦果肯有為乎夫富貴在彼不可期終身小官亦終身不事事矣然則食人之禄獨無媿耶録事參軍實郡紀綱於事當無不統今任用重輕與古殊絶文書行吏或有以相闗者顧皆不急然筦庫犴獄率兼領之尚號為煩碎欽止始至之日與之立科條坐曹不少休或相勞苦曰公儒者翰墨職也米鹽且敗公意或相詆毀曰是鋭始者久必

怠然欽止為之將三年也葢如是而後安夫材力不任其事冐焉以居材力足任矣苟且以自便小官可也官益大任責益重又將冐焉又將苟且焉一身或免矣如國何此時俗習以為常而古人所大懼師文磊落遠器今乃局促於委吏之末日與市井小人商榷銖兩惟恐無贏餘以登有司之課誠若有可厭顧官以是為職欽止私憂執事之怠也是以有前所陳願少察之昨書推譽皆過其實謹避席不敢當置規皆中其病謹再拜受賜

朋友道絶久矣今為尤甚平居接盃酒出肺肝非專道義之交皆勢利之求也陽為道義隂為勢利尚多此族一臨危機真情乃見若夫相期於寂寞之濵見賞於歳寒之後善以相稱不善以相戒此前修之髙風而欽止非其人也乃幸辱焉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敬誦此章以為左右之報冬候凛凛未見伏惟進學自愛

謝祭酒司業書　周行已

古之為天下者至簡易也舉天下而付之百執事使分

為之未嘗諰諰焉致疑於其人盖先之以庠序之教孝悌之義使人人皆知仁義之行而無犯上作亂之心然後委之以府庫而不疑其竊與之以封疆而不疑其叛託之以社稷而不疑其亂非謂其法制足以使人不能竊且亂也能使人不為竊且亂也後世之為教者異於是矣大開禄利之路以誘之於前而嚴其法禁以驅之於後使天下之人皆揺奪其忠實之良心而顛沛於利害之間上下一道而莫之覺也是以天下之人生則溺

於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俗崇尚之言以仁義為迂闊不切之務而甘心於得喪寵辱以為實有嗚呼胡為而莫之覺也昔之舉天下之善者莫不歸之於舜舉天下之惡者莫不歸之於跖而孟子以為舜與跖之分無他義與利之間而已夫天下之人莫不為義也固未必人人皆至於舜莫不為利也固未必人人皆至於跖而匹夫單行一不受嗟來之食此其為義至小也然而君子之所以與之者謂其已有舜之心矣尋常之人簞食

豆羮之不忍此其為害至小也然而君子之所以惡之者謂其已有跖之心矣是故聖人之所恃以為天下者為其有善教以養天下仁義之心而君子之所以自重其身以有仁義之實也行已生而守父兄之訓長而聞先生長者之言皆以為如此是以平居不忍一日儳焉其躬取利於君子之所賤葢嘗三省於視聽言動之間不使斯須有不慊於心之餒謂古之善充擴仁義之心者其要在此比比者國家欲得天下可用之才而舉天下

之士各付之有司使觀其仁義之言以求其仁義之實而行已嘗以其所之者寓之於無能之辭以應有司之問而或者因其言以得其心謂其學之不苟也迺越去等夷拔於數千百人之中不責其記誦疏略不繩以科舉法度而特取其心之所存者如行已者抑何足道而有司所以取士之意甚美也夫為國家養天下仁義之才者太學也為國家得天下仁義之士者有司也然則行已亦猶有心矣故近因世舉子之常禮而得以區區

之說致謝焉

上丞相曾子宣書　　晁詠之

詠之聞禍福成敗非獨天命實人為有以致之古人論天人之精微窺機變之源本者盖及乎此矣不可不察詠之不肖獨喜妄論天下事以謂治亂存乎時所以致之者繫乎相故嘗考古今之迹而論之曰有一時之相有萬世之相其術出乎一時者雖工必拙蹔安必危禍不勝諱其術出乎萬世者當年享其利國與家皆蒙其

福愈久而愈傳周召衛畢身致天下多者輔四世葢數十年其子孫亦數十世其賢至今不已商鞅李斯相秦當其盛時天下有識者已知其必敗勢處廊廟之嚴而身無旦暮之安其辱至今亦不已蕭曹魏丙與其他名公卿非必有往者聖智之姿其術是也卒享安榮王導當晉之東輔中才而建危國外又有王敦之嫌其術是也遭時處變而不遷其後世之盛實終江左裴度之相自憲宗歷世多故其賢不傷李德裕相一武宗可謂盛

矣而禍不旋踵使裴度不死及相會昌其功烈可致而禍敗亦不及魏謩李世賢者也德裕以謩楊李所薦亟貶逐之如此禍何可免本朝吕文靖三相而身愈安其間蓋多事矣而禍不及王文正輔政十八年而寵不替此二公者其事甚簡其身至逸其享富貴最久至今為大家近時以來事多反此亦其操術然也周召衛畢下及文靖其術出乎萬世故祗恪謹審戒乎妄發利於今思其所以害於後快於我顧其將以復於人屈折於天

下之士使導宣德澤逮于遠邇天下歌之屈抑其惠故
蒙䕶毀而毀不替遭時變而死不危其子孫亦有無窮
之福商鞅李斯德裕非不才且賢也其術出乎一時故
矜其智能倚其勢利利於今不思所以害其後快於我
不顧將以復於人抑天下士顯與之為仇無近民之政
使天下惡聲必出於已故寵極勢殫時遷時變則禍不
勝載然則禍福成敗果有以致之非獨天命果不可以
不察往者執事在樞府輔佐造滕之言廟堂論爭之語

天下仰其德而蒙其利知執事之於國忠也士大夫失職不得進有才者抑而不得伸執事周旋奬激如謀己私知執事之於善人厚也異時州郡閭黄緣軍興以漁斯民者執事察見不少貸知執事之愛吾民者深也善人之譽執事者日益多道日益光而名日益美故執事遂相令天子豈非有以致之乎然執事位益尊天下所以望執事者益衆執事益宜加意於在前使恩信及於士大夫而德澤浹于天下益屈己下士無愛爵禄使無

遺材賢能者登進疑危者消釋破碎比周違為和氣無賢不肖皆能誦執事之功德而草野小人外及四夷皆知仰執事之名姓朝廷有太山之安吾君有神聖之治執事亦有無窮之聞實惟萬世相之術于以永富貴建功業都美譽而貽子孫豈不偉歟詠之愚不肖自先人棄諸孤也奔走於衣食行年四十而老詩書志日益違而身日益不偶可謂窮矣然未嘗以一語鳴其哀於王公大人之前今獨於執事之門發其狂瞽者知執事之

明足以致是而詠之之言亦宜聞於執事塵冐鈞聽俯

伏待罪

宋文鑑卷一百二十